

朝花夕拾

回首一望，夕阳西下，半山腰马致远故居所在的山村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那么静谧和美丽。

## 京西秋思

■ 朱钦声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曲作家马致远的这首《天净沙·秋思》小令，恐怕无人不晓。不过在我的脑海里，那几句词勾画的悲凄的民生情景没有一个有具体的时空。所以，当朋友老孙国庆节前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第二天去门头沟参观包括马致远故居在内的古村落时，我一时有些懵了。天呐，原来我和马致远家的空间距离是如此相近！

门头沟是北京西面的一个区，但因为山高路窄，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并没有去过几次。老孙是个老北京人，对这一带的历史典故、人文地理如数家珍，成了我们一车人的好导游。第一站他带我们去了眺望永定河和门头沟区中心城镇的绝佳景观处——永定楼。过去的印象中，门头沟是个被煤炭污染得灰头土脸的地方，现在放眼望去，秋阳下蓝天水碧，花红树绿，早与以往不能同日而语了。在永定河河谷里，老孙指着高处那些穿山越岭的工程说，这条横贯门头沟的高速路修通后，今后来这里或者驾车去山西内蒙就一马平川了。

因为在马栏村和举人村盘桓稍长，回程到了马致远故居所在的王平镇西落坡村，已经天有暮色了。虽然是一个小山村，但是这里居然通公交，颇感意外。车开进村里一块空地上，老孙拎着一瓶酒走进一个院子，一声招呼后，正在吃饭的非园村（管理着包括西落坡等四个自然村的行政村）原老支书老王立马放下碗迎了出来，遗憾地告诉我们，你们来晚了点，纪念馆管理员刚下班回家了。饶是如此，他还是带着我们顺着坡道往马致远故居去。没走几步，一堵照壁的粉墙上几个字赫然映入眼帘：马致远故居。

照壁前面正中位置立着的石头基座上马致远的胸像。绕过照壁走到故居的门口，大门紧锁，扒门缝往里望，院中还是一尊马致远的坐像。他的塑像身后是一排北方乡村里常见的灰砖青瓦的小平房。房子的一侧，还塑有一匹永远活在他作品中的瘦马。当即在网上搜了下，从一堆图片中发现，原来这院子是一个四合院呢，有17间房，占地700多平方米。座像后面居然还有文字，记载了故居建设的由来：这院子原为马氏后人居住。2008年，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在这镇的支持下，与八九户马姓房主签约租赁20年，把此处荒废多年、近乎坍塌的小院建为马致远的纪念馆。这里的村民们世代地传说马致远是村里人，做过官，后来因对朝政不满，归隐在此，活了70多岁。

把眼光从院子里收回，留意到大门边挂有一付木板制作的对联：山河沧桑久候小桥流水人家，古道依旧无迹西风瘦马。这才发现故居门口有一个小石桥，小桥下边哗哗地流淌着从山上的一处千年古泉流下来的溪水，正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在石碾边有一个景点告示，说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正是对故居周围环境的真实写照。并认为马致远的另一首名曲《清江引·野兴》写的就是西落坡村：“西村日长人事少，一个新蝉噪。恰待葵花开，又早蜂儿闹，高枕上梦随蝶去了。”不过老孙告诉我，现在河北有地方对马致远是元大都人的权威说法提出了挑战。这事有趣，让专家学者们研究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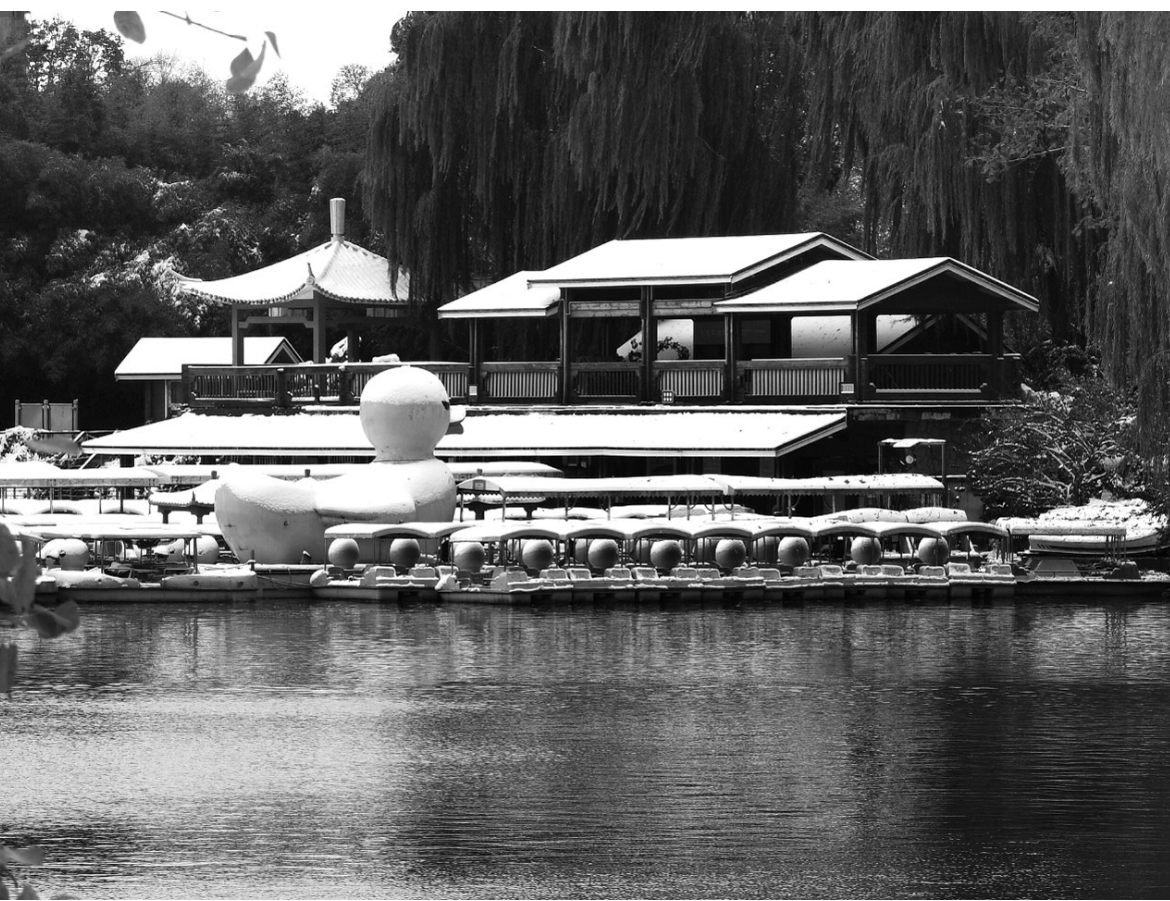
老王大约有六七十岁，独臂，一只眼睛似乎也受过伤。老孙和他熟识，来的路上就讲过他的故事：他原来在一个煤矿负责，在一次排爆事故中因伤致残。响应政策关停小煤窑后，一时间村民们的生计成了问题，老王挑起了村支书的担子，挖掘文化资源，打造旅游品牌，使非园村被评为首批北京市“最美乡村”。老王不仅在村民口碑极佳，而且还有很厚的文学功底，会写诗词和元曲呢！这让我对这个外表看起来像个寻常老农的人平添了层尊重和佩服。

放眼望去，村里多是平房和二层小楼，古色古香的房舍和干净整洁的街道，构成了富足、文明的现代乡村样貌。

和老王告别时，看到他家门前景绕在一起的一棵大树和一棵紫藤，心想怕是上面落有一个昏鸦，也再不会生出马致远那样的凄凉之感了！

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是《天净沙·秋思》中提到的另一个事物：古道。在出村不远处的一条岔路口立着一个雕塑，其上有几个大字：京西古道。这还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门头沟有很多存在了数百年的古道，是过去军队行军、商旅运货和香客们进山朝圣的通道，从非园村到牛角岭正好就有一段。我们直接驱车来到了山上，从收费口进入。古道很陡峭，而且崎岖不平，尤其是牛角岭关城的券门里外，路就是在凸起的岩石上踩出来的。没走上多远就开始冒汗了。在这些被踩得光滑发亮的岩石上，有一个一个的圆洞是怎么回事呢？看了路边的告示牌，原来这是马帮驮队的牲口一脚一脚踏出来的，这一段共300多个。想想看，夕阳西下了，马致远老先生牵着他那匹瘦马（这样的路上



初雪

徐建梅

可没法骑），无论去哪里，在这样的路上行走注定都是一趟苦旅，难怪他长叹“断肠人在天涯”。

老孙说最苦的是在这样的道上运煤，那可是一个苦营生。他爷爷解放前就在西边从事运煤这一行。即使在平路上，“一不小心没有碾压到车辙里，重则翻车，轻则让木头制作的车轴折了。那得把煤一点点卸下来，然后把大车轮卸下来，再背着车轮去附近找大车店换车轴……我爷爷说一遇到这种情况，半条命就没了！”

突然在古道上看到一个亭子，内有石碑一座，可惜已字迹模糊，所幸旁边有一个景观告示，告知这是“永远免夫交界碑”，内容说西山一带，村墟寥落，石厚田薄，当地人靠在煤窑里下苦力活命。如果还要拉夫派差，家里人糊口都成问题，因此县官接受了建议，对王平镇及附近几个地方的夫役予以免除。于是老百姓感恩戴德，立石碑以示感激。碑是雍正年间立的。别说，任何时候也有好官，只不过那时候的老百姓得有多好的运气才能遇上啊！哪比如今，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快看快看，太阳要落山了！老孙大声叫道，回首一望，夕阳西下，半山腰马致远故居所在的山村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那么静谧和美丽。

春花秋月

额尔古纳河缓缓地流淌，发出粗犷低沉的声音，然后无限拉长，徘徊弥散在两岸起伏的林梢草尖，颤颤巍巍，久居不散，继而以一种同声合唱的方式激情回荡……

## 品读牙克石

■ 王法艇

这就是传说中的北国林都吗？这是大自然最宠爱的子女吗？

蓝天之下，苍茫葱茏，远处的大兴安岭巍峨崔嵬，森林广袤，河流纵横，草原无垠。停车饱览，富氧清新的空气饱含温润，洗涤五脏六腑——即便是神仙，也经不住这般的美景诱惑，唤友来去同住。

从阿荣旗向西，一路的风光草甸油油、大河滔滔、山脉绵绵。过了大兴安岭隧道，豁然开朗的世界呈现了奇妙的景致：白云覆盖山林，牛羊点缀绿毯，伸手可触的光柔软成一根根丝带。气朗天青，丽日江山。“跃上葱龙四百旋”的天路从绿色的屏障如剑出鞘，欺逼山腰。向下看，峰峦叠嶂，堆积翡翠，偶有清脆的鸟鸣荡漾在山间。在一处叫作免渡河的地方，平坦的草地上奶牛安详反刍，绵羊恣肆奔跑嬉闹，还有马儿打着响鼻，甩着油亮的尾巴，若有所思地怅惘大河——那条“免去苦难渡来福祉”免渡之河悠悠地清唱着月夜一般的宁谧。

从绥满高速牙克石南下高速，再行三五公里，就到了一座民族特色毕现的立交桥。桥上的灯杆像牧人的长鞭，灯多玲珑状，灯盏周围饰有哈达一样的装点，蓝色的市徽像绿色灯光折叠的“冬”的象形文字，焕发着日新月异的美丽嬗变。在一个外墙褐红色的小区，我看见了垂柳和桦树，各取其色，相映缤纷，在熙攘的市井，这样浑然一体的配置，令我啧啧称奇。“以前，牙克石可不是这样的。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建设也越发引起大家的关注，尽管这里的风景区不少，但是人文文化还需要丰富”。牙克石《林海日报》社的一位退休的记者告诉我们。

也许是紧邻边陲的缘故吧，站在高处观览牙克石，一派的祥和宁静，建筑物多有哥特式的屋顶，也许是夏天的原因，屋顶之上的花也罕见地开着，尽情地享受短暂的夏日之光。

街衢宽阔，横平竖直，名称简单，横着的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一直到十道街；竖着的就婉转多了：林城街，青松路，桦树道，秀菊巷，翠杨路一直到灯火阑珊的牙克石广场的迎宾大街。这样平畴划一的井字格四四方方，有序有界，在花木中看到喧哗，在熙

攘中独得悠然，各自毫无保留地张扬着亮色，是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伯利兹说，一座伟大城市的现代与文明和历史文化遗产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懂得这一点，并有效地构建这一切，谁就拥有了古今互动的辉煌。想必牙克石已渗透了这些道理，所以才有今日如此和谐的景致。

“牙克石”系满语音译，意为“边疆城堡”之意（也有“扎敦河被冲塌的河岸”之说），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下辖的县级市，著名的滨洲铁路、牙林铁路、绥满高速公路和301国道在市域交汇，铁路可通往北京、天津、成都等地。牙克石是内地通往林区的门户，也是通往中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市的必由之路。重要的交通位置成为20世纪闯关东者的聚集地，那些人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只是因着一塘柴火而围聚谋划，在苦难中卓拔，在贫瘠中无畏。

在喜佳图公园的市史簿上，我看到了他们的奋发和坚韧，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心酸与无助。“伛偻提携，一望无际，单食壶浆，一迎拓建者也”成为当时的生动写照。

沿着河都湿地地前行，金色的阳光细密均匀地铺洒在河中间的赤色沙洲，光影里浮动着不知是水汽还是烟霭的锦缎，像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毫无印痕地笼罩白鹤、大雁的优雅沉思。也有灰天鹅、兴安鸳鸯、银杜鹃和雪狐，或大方或谨慎，踱步在洲上或躲藏在丰茂而又绿意盎然的植物帘幕后，隐秘而安静地生活着。我和友人忍不住扰扰这寂静的和谐，轻轻地放慢了脚步，绕入一条步道前行。虽是夏日，夕阳之下的河滩，也渐有凉意，一堰堰水潭深不见底，幽幽地从深黛色的水中释放凉气，大有“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状景。

夜晚，走在牙克石火车站广场，橘黄色的灯火成了海洋的模样，连在一起的光构成了北国小城夜晚的梦想和空间，马头琴悠扬，萨克斯低徊，两种不相干的乐器交织在一起，就像诗歌和远方是一种矛盾的构设，轻柔抚平了凸起，一种草原文化填充的生活意境平铺直叙地贴近了市井的门窗，浸润在山水水、花花草草的期待里面。“马蹄敲醒沉睡的路，歌声飞过层层山谷，千里草原静悄悄，一座毡房孤零零的愁……”

深情的歌声从灯火阑珊的白桦林公园飘过来，似乎歌者的嗓子里开满了桃花，行者忘路，听者忘我，意象里都是月的光、青的草、白的毡房、棕色的马，旋曲萦回，爽籁清风，纤歌凝云，大有“此中有真意，欲说已忘言”的境地。

在前往乌尔旗汗国家森林湿地的路上，来自青海玉树称多县的作协主席嘎日增措先生为我们带来了笑声，他把玉树三江源的草原和呼伦贝尔的草原做了对比，“这是人间的天堂，这是骏马的故乡，这是诗歌的热土，这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这里面埋藏着诗歌的语言。”他严肃地说。是的，这块2.7万平方公里的草地不仅埋藏着煤、铁、铜、铅、锌、沸石等矿物质，还储存着独有的草原属地语言。这些语言保留着古老民族语音特点，经过多民族的融合交流，特别是与达斡尔、俄罗斯、白、黎、锡伯、维吾尔、鄂温克等民族语言的交杂，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

绿色的牙克石，像一枚蓝宝石胸花，恰如其分地别缀在浩大的呼伦贝尔的衣襟上。它是蔚蓝的，大海一般的草浪接天连叶无穷碧；它是阔博的，天苍苍野茫茫，天空像绷紧的深蓝色穹隆；它是明亮的，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纤其骇瞩；它是蓬勃的，额尔古纳河两岸星分翼珍，蕙蕤葱葱；自然的眷顾和人文文化的挂记，涵泳了牙克石岁月，沧桑和富足是它的底色和前程。

额尔古纳河缓缓地流淌，发出粗犷低沉的声音，然后无限拉长，徘徊弥散在两岸起伏的林梢草尖，颤颤巍巍，久居不散，继而以一种同声合唱的方式激情回荡。“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额尔古纳河慈祥地守望望着臂膊中的万千子嗣，深情地表达眷顾，然后，恋恋不舍地向奔流……

清晨的牙克石，晨光柔和地铺满大地，牙克石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走在通往牧人草场的路上，阳光将街道两旁色彩各异的建筑和树林染成金黄，在晨光的照耀下，牙克石像英俊的草原后生一样健硕，滋生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试图将我在牙克石所感受到的全都罗列出来，但无论我怎么努力，都难以描述这种一倾倾心的感觉。

心灵舒坊

岭上无所赠，聊赠一壶风。东风，南风，东南风；山风，水风，山水风；处江南，是江南风。

还有清香型的，还有浓香型的。我说的不是酒，而是可以让你醉的风。

■ 刘诚龙

侯佬冲，是我们铁炉冲里一条冲，三面环山。虽无小溪，前面却有一口山塘，侯佬冲就像一把椅子，竹编的，木撑的，花与草作图案的。

坐在侯佬冲，听到的，是山间精灵演奏的鸟鼓吹。画眉独唱，其声未落，布谷登场；喜鹊唱起来，蛮有喜感；杜鹃生活好了吧，回想起往事，啼起来带情，依然有些伤感，却没那么哀凉了；麻雀三五成群，各站一角，你一声我一声，呼应得蛮有层次感，蛮有节奏感；黄鹂在某一棵浓密的株树丫间，唱着高亢的民歌调；红嘴相思鸟是唱山歌的吧，常常甩高音，一甩就是一长串；唧，唧唧，三只红绿相间的长尾鸟，从山的这边，展翅飞，翩翩起舞，舞到山的那一边……

还有好多鸟，我叫不出名字。据说有三不知将军呢，不知兵有多少，不知妻有多少，不知孩有多少。蛮多年，一直喊这一片山水与田野，叫侯佬冲，一直不知道怎么写，现在知道了，就是王侯的侯，大佬的佬，山冲的冲。在铁炉冲，我是一个大王侯，哪冲哪垅随便进，进得哪冲，进得哪垅，都有各类鸟们，晓得名字的，不知道名字的，都为我盛装排演，都为我尽情歌唱。

我就是在这里坐一会歇个脚呢，鸟们却是毫不苟且，满怀激情，呼朋唱歌，引伴跳舞。风含着笑，从竹叶拂过，从树梢拂过，竹叶与树叶，好像是钢琴上的键，从C调到D调，流水一般。偌大的一片山林，都排在演出阵容之中。

前面山塘，我们把他叫水库里，没再给起特别名字，好像是见了少女来，喊她做妹子仔，见了少男来，喊他做仔子仔。水面清澈，水波微漾，天落在里面，云落在里面，排排竹林映带在里面。那三只长尾鸟，舞过水面，一条鱼突然跃起，空中旋转360度，鸟飞舞而过，鱼是按照节目清单，来伴舞呢，还是一个节外生枝，被吓了一跳，惊醒了庄子那条鱼一个好梦？

侯佬冲，不止有竹，还有各种树，杉树，枫树，株树，桐树，快绿献翠，蒙络摇颿；不只有树，还有花，白樱花，杜鹃花，桐仔树花，白的，红的，紫的，黄的。入了秋，银杏转黄灿灿，枫叶转红彤彤。而花不一样，花是次第开放，春有梅花夏有荷，菊花秋开冬茶花，山林布景求新，一年四季，千变万化。

我不种树，树自种；我不养花，花自养；我不建响乐班，鸟们自我组建。

天蓝蓝，水碧碧，竹翠翠，树苍苍，花艳艳，还有草青青。马鞭草如绳，把各条田埂编织起来，还扎了很多细花，如白色犁头花，如红色紫云英，如黄色小菊花，点缀着如长长辫子的田埂，好像少女簪了花；采采采，薄言捋之，采苜便是车前子，可以做中药，也可以泡茶喝。

埂上青青草，坡上草青青。长得人高的，那是巴茅草，青青草上亮晶晶的是露珠，白色的露珠，红色的露珠。白色露珠是露珠本色，红色露珠是露珠含了花影。到得午后，也有碎碎露珠，在翠叶中细细滚动。山林与草野酿制的风，柔柔的有柔美的手感，滑滑的有绸缎的质感，甜甜的有萱草的口感，香香的有艾叶的味道。

林间的风，水涓的风，花边的风，草上的风，各有各的味道。那个暑假至秋，我领着妻子，去铁炉冲里面的石道冲，一丘丘都是荷花，荷花含苞，欲开未开，红红荷色朦朦胧胧，风吹过，红晕回旋，凑近，张开嘴，嗅着鼻，那风香入得脏瞬间，清幽幽的。

来这里并不难。邵阳北站下，高铁飞驰电掣，前行二三里，问铁炉冲就到。或静坐，或踱步，或斜倚，或躺平，静静的，轻轻的，悠悠的，就过上了慢生活。就像我现在坐在侯佬冲，三面环山的U型套间里，两山排闼，那是我的柴门；三山间隙，那是我的窗棂；一排排的竹子，挺整齐排列是吧，那是我的门帘与窗帘，您用手拨一下，便可以进来，一场场盛大演出，百鸟随时为君开幕，开唱，开演。

岭上无所赠，聊赠一壶风。东风，南风，东南风；山风，水风，山水风；处江南，是江南风。

还有清香型的，还有浓香型的。我说的不是酒，而是可以让你醉的风。

山里的好空气，我请你来吹。

侯佬冲的风